

世界歷史名著叢刊

社會鬥爭通史

第二卷

中世紀社會鬥爭史

Max Beer 著
葉啟芳 譯



神州國光社出版

序 言

這一卷社會思想史所包括的，是從第四世紀到十四世紀，適當所謂中世紀時期。本書詳細討論基督教所謂異端社會的運動，從十一世紀以來，這種運動便吸引着當時國家和社會的極大注意。這種故事，延續下去，直到牠和農民戰爭及城市的社會鬥爭互相混合的時代為止。這些鬥爭形成近代之開端，但要到第三卷方才加以敘述了；第三卷所包含的，從十四世紀之後半，到法國革命之爆發為止。

社會主義及社會鬥爭通史之第一卷，已有英文本，其名稱為古代社會鬥爭史，此外還有第三四五數卷，不日也有英文本出版了。

目錄

原著者序言

第一章 中世紀之社會思想……………一

(1) 中世紀社會主義之要素及根源

(2) 諾司派和神祕派

(3) 新柏拉圖主義：柏羅提挪

(4) 中世紀之自然律

(5) 羅馬的自然律及基督教的自然律

第二章 民族之遷移及改組……………四三

(1) 條頓族

(2) 教會

(3) 僧院式社會主義之移民地

第三章 從社會主義到私產制度……………七九

(1) 西歐和中歐之經濟狀況

(2) 福羅利司的約阿喜謨——賓那的阿馬列茲

(3) 阿西斯的法蘭西斯——鄧司各脫斯——肺癆亞之馬爾塞留斯——
奧坎威廉

(4) 高斯曼的多密尼克——多馬斯阿奎那

第四章 異教徒社會運動之本質……………一一三

(1) 精神的趨勢

(2) 純潔派

(3) 純潔派與社會主義

(4) 宗教裁判所

第五章 純潔派之蔓延及迫害……………一四三

(1) 布加利亞及佈高美連派

(2) 意大利——教皇與皇帝之鬥爭——安諾德派——卑屈派——使徒兄弟會

(3) 法蘭西——韋爾登斯教——蘭格鐸克——阿爾比根斯派

(4) 法蘭德斯——比根斯及比加德斯——羅拉教斯

(5) 日耳曼——韋爾登斯派，比根斯及比加德斯，奧爾德拉比派，自由精神兄弟會——日耳曼之神祕派，土地公有兄弟會

參攷書目

中世紀社會鬥爭史

德國 Max Baer 著 葉啓芳譯

第一章 中世紀之社會思想

(一) 中世紀社會主義之要素及根源

古代社會主義已經呈現於希臘冥想和實驗之中，牠的主要討論為政治的及物質的題目。柏拉圖之志願，是一個完美的雅典國家，或希臘國家之設立。斯巴達人則追求優生的社會目的；他們的目的要創造一個超人的社會。希臘的烏托邦夢想者則追慕一種不須勞苦的生活；凡爾吉爾（Virgil）的思想以土神統治時代之復臨為指向；辛尼加（Seneca）則切望着古代之平等。

古代社會主義和近代社會主義之目的是相同的。

普通說來，兩者之眼光都注視於這個世界之物質。但近代人較易了解後期的古代，而了解中世紀生活之空氣則較難。古代人和近代人之心能，是屬於歐洲的，牠是邏輯的，理性的，科學的，批判的。反而言之，中世紀之知能生活，却是東方的，非理性的，神祕的。東方的（註二）宗教思想幾乎完全不為邏輯的矛盾及歷史的擾亂所影響；東方宗教思想並不為牠們所毀傷。宗教思想並不用一種批判的精神來試驗歷史的材料，也不按着時間和空間，把歷史的材料排列起來，更不把牠包攝於一個普通理論之內。宗教思想祇把牠形成一個表面，在其下則為玄學的神聖的神祕性，這些東西都得等待人類加以探尋。牠並不把聖經為字面的解釋；牠的解釋，是寓意和象徵的。

（註二）本書所用之「東方」及「西方」或「歐洲」等名詞，並不取其地理的意義；牠祇是表明宗教思想和科學思想之比較。

西方爲實效而鬥爭；而東方則爲神聖而努力。前者以物質成功爲目的；而後者則追求永久之價值，因此，牠便很容易爲前者所吞食了，其吞食也，或由政治方面，或由經濟方面。

中世紀社會主義是一種社會的及道德的革命，反抗私有財產之增進，反對教會之世俗的威權，這種教會之威權排擠自然律，排擠早代基督教，又排擠日耳曼的公共生活之法律。牠的歷史，大部份爲神學的及哲學的思想所支配，也爲宗教的及倫理的動機所佔據。至於社會主義或無產的生活方式則制止自我主義，克服罪惡，和建設社會正義之手段。

當時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正義的英雄鬥爭，實爲宗教的勢力，神學的爭辯，和精神的經驗所培養。和這種鬥爭相平行，而且深表同情的，有一種以貧窮爲敬虔生活之基礎的運動。這些社會改造者之身體，常常要受火刑。很多人犧牲自己，殉道而死，全爲着福音而貧窮之原因。近代的歐羅巴人能夠容易瞭解這

種道理麼？他能夠表同情於這樣的一種心理情境麼？確是困難啊！但是現在也有好些表示，指明這次世界大戰，及其後所發生的社會變遷，刺激人們，發出一種期望，希望曉得中古社會主義的僧侶和異端的宗教，倫理，和哲學世界的事情。

中世紀社會主義史把我們運到一個社會倫理和哲學的世界去。物質的東西常常拋在後面；現世祇是一個簡短而暫時的影像，而精神則為永在之實體。

照人間的見地言之，基督教實是猶太教條和阿力山大城哲學之一種混合物，牠在進化之行程上，成為古代心能寶藏之承繼者。

古代的社會，國家，倫理，法律，及經濟的集合思想，並不是完全和基督教相反的，基督教把牠一併收納，而且按照着自己的特性，把牠重新造形起來。基督教發展而成爲一種哲學，在這種哲學中，宗教是最流行的意識形態(ideology)，而且有力地影響一切社會生活之概念。

中世紀社會主義，可以從理論方面，回溯到早期基督教之傳說，千福年之希望，教父之社會倫理，諾司派 (Gnostics) 和神祕派 (Mystics) 的奇怪教條，和柏拉圖及自然律 (Jus naturale)。這些份子並不是分離發現的，而且並不是各有各的相當影響，牠們常常互相纏結着，而產生一種社會主義熱望的累積的效果。在全個中世紀，特別在社會和宗教的危機之時候，牠們的影響，非常重大，而且傳播社會改造的觀念和運動。到後來，逐漸為教會生活的中心所強制，教會成為一個圓周，而這些份子祇是圓周邊緣的切綫，在第四世紀的初期，基督教和羅馬權力及君士坦丁帝 (Emperor Constantine) 治下的有產階級，訂立同盟，採取一種極度的有組織的國家宗教之性質，這種性質，是獨斷的，官僚的，和反社會主義的。於是社會思想與社會實施分道揚鑣了。在羅馬教書籍中，雖仍尊敬社會主義的理論，但實際上已全不注意了，此外，又因為中世紀生活之展開，於是而發生一種趨勢，認私有財產為合法，並且是把人類努力連

合起來的唯一可能之基礎。這種事情之出現，是非常明顯的。這種歷程由公產和私產的性質之強烈致慮所產生，但除了發生衝突和矛盾之外，並不會前進一步，雖然沒有外力把牠制止。基督教中，如有不能夠承認這種轉變的派別，則或以傳統的理由，或為倫理的動機，又或因人生之經濟利益，必歸附於社會主義之下，他們的出路，若不在僧侶主義，即在異端了。

當時的僧侶和近代之烏托邦主義者相同，他們把自己隔絕於社會的實際生活之外，而且在遼遠的地域中，找獲社會主義的移民地，因為他們不願意着手於一種反抗統治階級的鬥爭，或因為他們不相信積極抵抗能有實效；至於所謂異端者（Heresies），在某種程度上，和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相當，他們反抗教會及國家，為他們的信念，即有無限犧牲，也非所惜。不過，若從社會科學的觀點看來，僧侶和異端者，其接近於早期基督教和教父之社會精神，確實遠勝於當時教會的統治階級了。

(2) 諾司派和神祕派

我們已經討論過，早期基督教及教父文學，對於社會主義，有一種偉大的影響（註一），除此以外，諾司派（Gnosticism）又形成中世社會思想之第二種的根源。

（註一）見著者之古代社會鬥爭史

「諾司」(Gnosis) 是希臘語，其意義為知識。從這個名稱上面，我們近代人會以為諾司派和科學是異名同義的。然而這是一種錯誤。諾司派，就我們今日所知者言之，實在沒有接觸到知識的科學方法。牠不研究外界之感官覺知，也不觀察外在的對象和歷程。牠也不注意一切知識及邏輯的方法，雖然這種方法能夠幫助我們，認識自然的能力及法律，認識社會及國家之現象和行動。諾司派祇是人類內在生命之教條，靈魂之玄學預知和熱望之教條，牠的教條是要

把整個人類精神浸漬於原始能力的工作神祕之內，這種原始能力，人們稱之爲『神』，此外尙有很多名字，牠又要人們思致罪惡之根源，和世界上及人類上之善惡爭鬥。

諾司派是一種宗教的表示，牠站在猶太主義和基督教二者關係之中。但牠和猶太教會及基督教會的教條，都有所不同，事實上，牠反對教會的信條，法律及規則。牠以爲宗教一形成而爲世界的組織，而又有壓迫方法之設備，則其精神之原素，必會歸於退化，粗鄙，和拘束了。

整個諾司派運動是反對法令的，反對違從道德律的 (Anti-nomian)，和異端的。牠多少包含着二元主義的性質；若和基督教神學相較，則諾司派之主張，以爲物質與精神，共同存在於外界，而罪惡則在善義之外，單獨存在，而且是一種源始的能力，牠並不是在人類墮落之後，才開始發現的。一切時代，都有罪惡這一種東西之存在，有時則成爲消極的及破壞的能力，而有時則竟成

爲積極的能力，和善義發生鬥爭。

諸司派之精神動機，是企圖解答一個重大問題，而這個重大問題，在一切歷史上的危機，和個人生活的危機時，都急迫不過的。這個問題就是：罪惡從何處來的？存在於世界中的罪惡傾向從何而來？善惡之悲痛的鬥爭，和在人類及自然中，人類竟爲罪惡所敗，這是因何原故的呢？

人類的個人生活及社會生活，最後必分解而成爲一個道德問題：要以一種熱烈的努力，確定精神克服物質之勝利，正義克服不正義之勝利，善義克服罪惡之勝利。一切別種的個人和社會衝突：像自利與公益之衝突；自我主義與愛他主義之衝突；個人利益與社會實效之衝突；征服和自由發展之衝突——所有的一切衝突，都無非是善惡衝突的種種表現。牠還指出一種尋求超脫罪惡的強度的努力，或以現代名詞說，則爲解放之鬥爭。

和這個問題非常切近的，還有一個關於世界起源的問題。世界既是一個悲

劇式衝突的舞台，牠究竟怎樣發生的呢？

後來，諾司派討論個人和社會倫理，又討論宇宙論的推攷。牠在基督教出現後的幾個世紀，特別具有力量；猶太法典(Talmud)之研究者(Rabbi)及教會中之教父，都和牠辯論，無論從猶太主義和基督教之觀點看去，諾司派總是一種異端。在中世紀後半期，從十一世紀到十五世紀，牠又以一種重新活力，又復發現起來，而且成爲異端的社會主義宗派之哲學。

關於諾司派之記載，我們所有的，祇是斷簡殘篇，而其中，大部份還是存在於教父及中世紀異端裁判所推事之文牘內，他們所以引及這些記載，亦不過用爲反駁諾司派並且攻擊這派爲異端罷了。

從這些斷簡殘篇中，我們可以決定諾司派是一種東方式和新柏拉圖派對於倫理和宇宙論研究之混合物。

這一種推攷的趨向，完全爲精神價值所組成，而且把智力拋在後面，所以

智力祇能夠形成一種宇宙論，這在我們看來，是很奇怪的。但若以思想的系統言之，則一切事物無不倚靠於牠們所對付的觀點。西方人以物質和感覺為起點，在一個齊一的繼續性和因果性之假設上，研究自然之律例，並且找尋一種宇宙秩序，以確定人類之快樂，這樣的人，對於從靈魂生活及由內省構造出來的思想系統，自然會覺得奇怪的。但東方人便適成反面，他們以精神方面及罪惡超脫之鬥爭為出發點，所以他們以為世界發展的每一種近代的和科學的系統，都祇有微末的價值。至於具有歷史知識的研究者，則要以同等無差別之感情，對付每一種思想之系統。

想把諸司派的系統，加以綜合的敘述，絕對困難，因為牠祇是零零碎碎地發現，而且沒有一個統一的形式，又常常和巫術及糊塗難解的元素混合着。在下面幾段中，我描述出這種制度的幾個元素，這對於我們的目的，是非常有價值的。

諸司派以上帝爲原始的能力，在牠的活動進程中，牠用着牠的輻射，滲入到宇宙去，並且運行於一切之中；牠是光的根源，牠是強烈過一切的不朽的榮耀，善義和仁愛的中心，牠的輻射，貫入到無限的一切（註一）去。這種輻射，離去其中心愈遠，則其程度亦愈弱。在每一個階段中，牠都喪失了少許原始的能力。榮耀和仁愛便逐漸減少。這些階段，稱爲『宇宙之一時代』。低級的階段必成爲更塵俗的，更黑暗的和更物質的（hylic），但仍保留有原始根基的創造能力。這些低級階段使用物質做成一個世界，這就是我們感官所理解的世界。從原始的時代，物質便已顯明存在着，和精神相反對。這些做成的世界的階段，稱爲『阿爾貢德』（archontes）。但根據別一種傳說，則謂做成世界是一個低級的階段，其名稱是『丹妙爾格』（Demiurgus）。所以這個世界決不是上帝所造的，牠不由於光明和善義之根源所產生，而祇是由於上帝所發出的最柔弱無力的輻射。到後來，這個世界便成爲光明與黑暗，善義與罪惡的一個混合物，